

季汉宫中上下都很怕董允。

无论是内侍还是宫女，都道郭侍中素性温良好说话，费侍郎谈笑风声如春风，只有董侍郎，宫里没有人见过他笑。虽然都是丞相安排给陛下的人，皇帝身边的内侍却说听脚步都听得出是谁来了。“费侍郎的脚步声比董侍郎轻快多了。”“你别说，董侍郎的脚步声一日之内，一年之中，节奏都不变。”“大殿的宫女姐姐无聊时数过，董侍郎每次从殿门口进内室，都是走十五步再向陛下见礼，一次都没差的。”“哎哟，其实董侍郎这模样，细看是真俊秀的，怎么性子古板成这样？”“这样的丞相才把他放在陛下御前，不就是怕陛下学坏了。”“丞相看中的人，岂有错的，那回费侍郎被召去相府办差几日，董侍郎在宫里伴着陛下读书，陛下那阵不知怎么的，迷上斗鸡了，一连两天不近书卷，董侍郎劝不听，一状告去太后那儿，请了太后的旨，陛下身边的中常侍被贬入永巷永不复用，还害陛下挨了太后一顿训，连先帝都搬出来了，说陛下这是明知恶小而为之，更令陛下不补齐功课不得休息。”“唉，我那几日正好在书房当值，两天两夜没合眼。想偷偷打个瞌睡，就见董侍郎跪着陪着陛下在抄书，连睡意都吓没了。”“董侍郎说了，陛下不学好，是他未尽劝谏之责，自请同罚”“还好这事没捅去丞相那儿。”“丞相日理万机，哪忍心拿这种事去烦他，再说，有董侍郎这样的人在陛下身边看着陛下，丞相有什么不放心的。”“我偷看董侍郎的行止，虽年轻，但威严持重倒是有三分像丞相。”“他和费侍郎都是丞相早年看重，一手调教出来的，自然有点像了。”“但费侍郎素日有说有笑的，没他那样啊，这也像丞相？”“你们年轻，不知道，其实先帝在的时候，丞相不似现在这样，倒是时常谈笑的……那个时候啊，谁都说丞相是殿里最好看的人。”“咳咳……”一阵轻咳把聚在一起闲说的宫女内侍都吓得没声儿了。只见刚被议论的两个正主：董允和费祋站在他们身后。虽然两人年纪相若，身量也差不多，官服也一样，但董允面容端肃，目光如炬，垂手而立站得比直；费祋却另有风致，细看之下，玉佩绶带不似董允系得那么一丝不苟，分毫不差，因此显得多了一分潇洒，嘴角轻噙一丝浅笑。果然，都不用董侍郎开口，这群人都“莫敢逼视”，头一低，作鸟兽散。

“哟，董公义形于色，忠直匡君，令人敬佩！”“费文伟，此地是宫中殿前，不宜如此说笑。”“得，得，今日月朗风清，不知休昭可愿同饮一杯，共叙当日同窗之谊？”“文伟今日不用去相府听令了？”“黄元叛乱，昏天黑地忙活了那么久，总算平稳了些日子，丞相破天荒，让大伙儿休沐。”威仪如董允，听到“丞相让府官休沐”，也不禁楞了一下。朝廷五日一休，但是自从先帝崩后，季汉官员，尤其相府属员，都已快忘了有这回事了。这当然逃不过费祋的眼睛，“丞相也是人，再不歇歇，真没人能熬得住了。”不知为何，在董允听来，“丞相也是人”这句话，另有一番意味。是啊，也许在他心中，早已把丞相当成只能膜拜奉行的神祇，不动如山了吧。

看着费祎翩然而去的背影，董允有些出神。虽说同是宫中之人，但费祎近来被相府征召的次数越发多了，怕是不久之后便会被丞相收入府中，日夜受教，委以重任，而自己……对啊，丞相爱才，看上的人才，哪个不是不离左右，悉心教导，虽说是“身入相府之时，再无着家之日”——蒋琬那几个，几次清早上朝都是顶着一夜未眠的黑眼圈儿从相府直接进宫，朝会完了再被抓回去办差。“丞相素来谨严，有一丝错都纠得出来，一份诏令改了十遍，通宵达旦熬了一宿也就换得个“可”字……”“偷偷睡一会儿？丞相都没睡，你敢睡？哪日丞相案前的灯不是最后熄的呢。相府的文书，桩桩件件关攸国本，真是半点懈怠不得。”“唉，征辟入相府省粮米啊，忙起来连轴转，不得空回家，一日饭食，尽都是丞相所赐。”“陛下初登大位之时，全府上下昏天黑地，并日而食，一日也就得空食一餐……”然而，这些话在董允听来，却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，是啊，季汉事无巨细，令出相府，那里才是一国中枢。虽然丞相一直说“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”，但公认的，一时才俊之士，干练通透之人，都荟萃于相府，国人皆道相府才是季汉最珠玉琳琅的地方。以致有人说，宫中府中，名曰俱为一体，实则大异其趣，府官个个面有倦容，却行路带风，和宫中雍容温慢的侍中侍郎们自是不同。“也许，父亲说得没错，自己和文伟，真是有优劣之别的。”素性刚烈的董允竟叹了口气，“吾常疑汝于文伟优劣未别也，而今而后，吾意了矣。”犹记当日在许司徒府门前，父亲一句话，说得自己满面通红，汗颜无地，只能低头诺诺，为了忍住泪水，掩藏于广袖中的手攥紧了拳头，几要掐出血来。一旁的文伟也手足无措，在鹿车之上尚谈笑自若的好友此时却呆若木鸡，不敢一言。此时却是一个温润的声音打破了可怕的凝滞，“休昭与文伟俱是美玉，后生可畏，幼宰教子过严了。”素带配着精巧之极的鱼形羊脂玉佩映入眼帘，抬头一看，这人三十多的年纪，站在大半鬓发皆白的人堆里，简直年轻得耀目，虽说是致祭，光彩灿烂的蜀锦自是不宜穿着，来客都是一袭素服，但此人却更显得清华无双，周围那些达官显贵，德高望重之士，见了他却是一改素日高傲之色，低眉垂首，执礼甚恭。父亲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，蜀中自是人人礼敬有加，此人如此年轻，却能和父亲平辈论交，那只能是——董允汗出如浆，此人的传说，他耳闻甚多，内心神往之极，幻想了无数次和他初见的情景，如今却是——“久闻令郎与文伟俱为一时之英，来日可否过府一叙？”他谦和地对父亲说道，目光最终却是落在文伟和自己身上，董允初时听闻东吴尽传“与公瑾交，若饮醇醪，不觉自醉”，但觉夸大，看到此人的目光，却不禁想起这句话来，原来，是真有这样的人……一时之间，竟忘了羞囧，凝立当地。他忘了自己是怎么如行尸走肉般见礼，又浑浑噩噩地被费祎扛上那辆鹿车，回到家中，坐卧不安，不住踌躇，思及此事，脸面便如发烧一般，现时，怕是没人敢相信，宫里最有汉官威仪的董侍郎，竟也有过这样的情状。

太阳已然落尽西山，果如费祎所言，月明风清，天上星子点点，一句不合时宜的诗句脱口而出，“星汉灿烂啊……”先帝在时，总喜欢喊丞相的字，他曾笑说喊着便觉明光无限，幽暗散尽。他们都说丞相是季汉的北辰，那周围围拱的众星里，公琰文伟都是明亮的一颗，自己却是……晚风把董允的思绪吹了回来，一个小黄门跑到他面前：“陛下请侍郎含章殿见驾。”“含章殿？”“是，还请侍郎勿让陛下久等。”“遵旨。”含章殿地处后宫深处，董允虽为黄门侍郎，掌管宫中事务，但出于礼法，却是从未涉足。虽说觉得奇怪，但他素来不曾失礼君前，立时敛容，往含章殿走去。费祎说了，今夜畅饮，不见不散，念及此处，脚步竟带着一丝令人不易察觉的轻快。董允在内宫之中通行无阻，当日黄元反叛，先帝驾崩，他身佩利剑在御驾前守了一月有余，直到丞相回京，新主登极，“董休昭真志虑忠纯之士也。”从此在宫中便有了说一不二的威信，人道丞相对陛下于治国理政上殷殷切切，言无不尽，未敢有负先帝托孤，但日常琐事，却不宜也无暇干涉，这些，陛下全得听董侍郎的。

含章殿内，此时已是明灯高照，刘禅坐在榻上，手里拿着一个雕刻精巧的木盒，嘴角边带着一丝属于少年人的，狭促的笑。先帝老臣们在他少时，曾议论他方颐大耳，十足十地像先帝，但一副眉眼却秀气得很，似是生母甘夫人生时的模样。他和戎马一生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父亲不同，丞相说先帝是光明而刚正的，他是季汉的太阳，所以谥为“昭烈”，而他，则是软懦的，立国之初便遭大丧，夷陵惨败，南中不安，人心未稳，北有曹魏，东有孙权，“照明天下”，听来心神激荡，做起来，真是太过艰辛。他对相父充满敬意，不仅是先帝临终时的托付，更是多年以来，日日所见，他知道相父这样高尚的品格人世罕有，先帝托孤托的不是他一人，而是整个风雨飘摇的季汉，而他，只是代表季汉的一个符号而已。先帝看人，几乎从来没有错过，相父在短短的时日里，神奇地平掉了叛乱，化解危机，保境息民，仿佛波澜不惊，一切如常。朝堂之上，相父所言，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，事无巨细，俱是妥贴周全，他怎能不敬？就像相父说，陛下富于春秋，朱紫难别，董允秉心公亮，宜任以宫省之事。相父选的人，还真是和他素日行事一样——挑不出半点错处。皇宫这世间最富贵之地在董允看来，直是和公府衙门无异，无非秉公办事之所。身处膏粱绮罗丛中，竟是不动如山，繁华不染，简素清正得和周围的软媚温香格格不入。若说看到相父的脸，他是不由得肃然，但每每听到董允喊“陛下”，他便是头皮发麻，董侍郎态度实在恭谨，他劝谏之语任谁听来都是对的，太后更是喜欢得很，起坐行止，连大鸿胪都挑不出半分瑕疵来，他陪伴读书的时候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是个过目不忘的，自己学什么，他早会了，还能忍住性子，认认真真跟着自己学了一遍又一遍。

刘禅不断地把玩着这只木盒，这是小黄门苟安从宫外秘市上弄来的，说是小指甲盖那么大的一点便价值千金，董允时常劝谏他“千金之子坐不垂堂”，若

非仪制所须，不该私自出宫，记得少时董允作他伴读，有一回实在被他磨不过，翻了汉中王府的院墙微服去东市游逛，被一恶少的马匹冲撞了，虽然董允拦在他在前面，挡住了马蹄践踏，他只是被掀翻在地，擦破了点皮肉，回到府中被人问起，董允把罪责一命地揽在自己身上，虽然当时还是汉中王的先帝直说：“这不是董郎的错失，定是阿斗自身贪玩，该当只罚阿斗一个。”自己被禁足在书房中思过不得出门，但董允却被董和领回去，跪在庭中一顿家法打得三天未能在汉中王府出现。都知道董和家规极严，从董允被董和带出汉中王府门，费祎就哭着去求诸葛亮，然而一向极为爱重袒护董允的军师将军只是让他去送最好的伤药，摇摇头说“职责在身，若非如此，董郎今后还有何面目于世子跟前行立？”无论起因为何，自己有半点差池，身边的人都难逃其咎，刘禅第一次意识到，自己不仅是自己，富贵无极，身不由己，若是太平天子也就罢了，拼得不要“圣君”名号，做庸主就做庸主，只要不倒行逆施到极点，声色犬马一些又何妨？但是，自己登位之日，正是季汉兵败如山之时，“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”，相父和满朝文武把这句话日日夜夜挂在嘴边，这半年来，宫中波澜不惊，百姓平安无事，没有一丝惊惶，一丝狼狈，体面得半分看不出是新遭国难，幼主临朝，然而刘禅知道，这是丞相带着多少人，心头利剑时时高悬，不要命地耗着精神，点灯熬油地用骨肉血气一点一点重筑着千疮百孔的国家。他知道，智力所限，自己现在能做的，就是当一个不要妨事的天子，为了这点，本就挑不出错的董允时刻紧绷着，大多时候，他“从善如流”，毕竟比起那么多为了季汉随时准备拼着身家性命不要的侍卫之臣、忠志之士，“不添乱”是一种应有的良知，但他又不禁害怕，不禁怀疑，自己有没有先帝和丞相那样为了志向拼尽一生的决心和勇气？董允谏道，国家危难，当厉行节俭，他说好，毕竟他的父亲为了铸钱，连帐钩都能拆了，宫室俭朴一些也是应当，董允又谏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天子不应纵情声色女乐，他说好，后宫中只有寥寥数人，非是节庆不闻丝竹，不见歌舞。董允再谏，陛下正当盛龄，不应玩物丧志，好鹤亡国之事，理应谨诚……他觉得压抑，也觉得疑惑，这个伴他多年的董侍郎，时时心怀自厉，品性好似白璧般的无可指摘，他，不累吗？他是否亦有耽于欲望，难以自控的时候？这个一举一动好似尺规量出来般分毫不差的人，偏离轨道时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凛然无惧的他，有没有可能对自己骇然失色，诚惶诚恐？他知道苟安是阉宦，是小人，但这个小人让少年天子感到舒适，他奴颜卑膝的样子，谄媚讨好的话语让他感到身为天子的威严。“陛下，这是北面来的迷香，和普通迷香媚药不同，材料极为难得，制成极为不易，是用当年荀令君的香料作底，加了一丝催情之剂，点燃之时初闻蕴藉温雅，一副君子风度，却又能不知不觉催人情动，难以自持……”“难以自持……董侍郎也会难以自持么？”“奴婢听闻董侍郎素日忠于国事，不近女色，陛下若能赏赐一二名女子，照料董侍郎起居，亦是一段君臣佳话……”“嗯，就这样吧，大殿里派一个温柔可人的侍女，要处

子，今夜照顾董侍郎。明日他药醒来朕面前请罪的时候，朕就把这名女子赏赐给他，朕要看看他能紧张慌乱羞臊成什么样子，哈哈……”“陛下圣明！奴婢这就去办。”

董允趋入含章殿内，低眉敛目，行礼如仪，却迟迟不闻那声“董卿免礼。”原来刘禅此时不在殿内。“陛下有旨，请侍郎免礼，稍待片刻。”“臣遵旨。”董允长身玉立，恭谨侍立于殿上，正感到纳闷，都未曾察觉大殿的熏香不是往日的龙涎香的味道，侍人亦悄悄撤去。不及一刻，便觉得五内燥热，初时尚自坚持，时间越长，竟是心痒难耐，血脉贲张，他掩藏在宽大袍服里的手紧紧握拳，觉得脸都快烧起来了，额上背后沁出了汗珠，但仍极力维持着谨严之极的姿态，站得半分不偏不倚。只见苟安带着一名满脸娇羞的宫女，媚笑着躬身对他说：“陛下有旨，董侍郎公忠体国，连日辛劳，今日就请宿在宫中，好生将息。”言毕又转身对这名宫女说：“仔细照顾董侍郎。”未得董允推辞谢罪，便一溜烟无声息地退了出去。”殿中只留这二人，董允只见这名女子青春年少，面如桃花，娇媚可人，正待靠近，他连忙制止，“姑娘请自重，殿内宣淫，实是死罪。求姑娘勿要靠近允。”“可这是陛下之命啊……”那女子含羞带怯地说道。“臣不能陷陛下于不义，此等荒唐之事若是传扬出去，世人将如何看陛下？”他只觉愈发难以自持，终是站立不住，一下子跪倒在地。

费祎为了早一刻与挚友相会，相府下值之后就去宫门外等候迎接，却等到宫门即将下钥，都没有见董允出来，不禁纳闷：董允极为守时，从不迟到，这却是为何？这时，正好两名下值的御医小声议论到：“小黄门今日秘送来命检验的药，真是少见，那么中正平和的君子香气里，竟藏着那么厉害的催情之剂，怕是柳下惠都在抵挡不住。”“对啊，此药虽是无毒，但藏在君子面貌下却是如此目的，实是阴损，说来也怪，陛下要此药何用啊？”“然，难道陛下要逼迫某位君子烈女不成？”“噤声……此事非我等所能议论。”费祎一听“君子烈女”，立马想到董允之前强谏刘禅采选秀女充实后宫及谏阻他斗鸡之事，心头一怔，大呼不好。想时此时闯宫怕是来不及了，连忙跳上车，对车夫喊道：“快！回相府！我要面见丞相！”“郎君，丞相令所有府官今日都早些回府休息，想必他也累得很了，不宜叨扰啊。”“不管！快去！晚了就来不及了！”所幸，当初在先帝的诏令下，相府造得离皇宫极近，快马飞驰不到片刻便到了。费祎丝毫不顾礼数，飞奔到相府后院，只见诸葛亮一袭半旧素衫，头上只束着纶巾，腰间松松系着一根丝绦，如此闲适装束和往日所见的衣冠俨然大不相同，若是平时看到，这副风流潇洒的态度自是让人移不开眼，然而此时火烧眉毛，他履都来不及解，直冲到诸葛亮身前，“丞相，求您速进宫，救救董允吧！”诸葛亮初时眉头一皱，似是稍感不悦，然而不听他说两句，便不及命小厮更衣，一把拉住费祎的手，“走，进宫！”小僮赶紧拉下架子上挂着的披风，“丞相，夜里凉……”却被费祎一把接过。车上，费祎为诸葛亮系上披风系带，只见这位泰山崩于前尚面

不改色的权相，此时眉头深锁。“是何人挑唆陛下行此荒唐之事？大臣于宫中与宫女媾合，无论是否是圣命，都是秽乱深宫。”“所以祗才速来求丞相，恐稍晚一步，董允便不能让自己活了。”没人敢阻拦丞相的车驾，毕竟此时进宫，怕不是军国大事急禀。冲向大殿，逼问了大殿侍人，得知陛下在后宫含章殿召见董侍郎，更是大呼不好。急冲过去，见含章殿内，一个投在墙上的高大身影匍匐于地，不断起伏，似是忍得极为痛苦，迷香早已燃尽，无影无踪，只有身旁那个不知所措的侍女，像是怕得很了，未敢靠近。费祗扶着诸葛亮走进，只见董允似是被从水里捞起一般，汗湿重衣，腿上隐有血迹渗出，直淌到地上，却冠带不松分毫，掀开外袍一看，似是金刃直插入皮肉，只见董允手里紧握着腰间先帝亲赐，特许被带入宫中的金马书刀，想必是欲火焚身之时，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，情急之下拔出书刀对着大腿直插进去，求的就是一个“疼”字。迷糊中见到诸葛亮的脸，连忙扑过去，抱住他的腿，说：“丞相……您来了……允……没有……和……那位姑娘……允……是清白的……求您……信允……能对……丞相……说明……允……死……亦瞑目了。”言毕，竟然露出了一丝凄然的微笑，拿起书刀，往脖颈扎去。还好在挣扎过程中耗尽了气力，诸葛亮略一掰，便抢在了手上。费祗早冲过来，架起半昏的董允，诸葛亮当即吩咐他道：“此时夜深，不宜惊动太后陛下，传令下去，封锁消息，稍有泄露，立斩不赦。这样的东西，定是宫外夹带进来的，陛下身边的侍人，出动白耳悄悄地查，有谁近日和宫外人见面的，和北边沾上关系的，重点查问。”“是！”

董允一出殿门，想是气血消耗过多，终是昏了过去。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并非躺在自家榻上，只觉全身舒爽干燥，想必是有人替他清洗沐浴过了，腿上的伤口也已包扎上药完毕。身上穿着的贴身单衣，并非是平日所着布衣，而是全新的，洁白如冰雪，轻薄精致，细密光滑之极，穿在身上，似是没穿一般，董允日常极是节俭，但素日宫中行走，故知此衣是上品冰纨制成，极是少见。“董侍郎醒了？噢，董侍郎请勿惊慌，此间是相府内室，这衣服是丞相的，用早前先帝所赐的料子裁的，未及上身，昨日丞相命先给董侍郎换上，说侍郎好洁，如此方好。小人这就去禀告丞相。”未及片刻，诸葛亮步入室内，身后跟着费祗和一个须发皆白，拿着药箱，似是医者模样的人。“醒了？别动，不须多礼，先请李先生为你诊脉，他是神医张仲景的高足。”半懵半醒之间，手腕已被安上了锦枕，老者诊过左手又换右手，沉吟多时，又问：“董侍郎所中迷药，余烬可在？”费祗忙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，想是他心细如发，昨日临走在含章殿上取到的。老者捻开灰烬看了看，又凑到鼻边深闻一下，摇摇头，道：“未想到如此阴损之物，竟还在世上。”对诸葛亮说道：“怕是宫中御医，都未见过此物。此香初闻，似是荀令香，实是最毒的媚药——七哀。”见众人惊讶，便接着道：“此药名字有多雅，药性就有多险，这药七日发作一次，发作之时极难忍耐，董侍郎的定力，真令老夫钦佩！四十九日之内，若是常人，便是与

人交媾，便可解除药性，保得性命，但若是有心悦之人，便是万分凶险了，必得是心悦之人方可化解，不然便会损及心脉，万念俱灰而死。求之不得，哀莫大于心死啊。”董允这才明白，为何自己当时见到诸葛亮便一心求死，除了保全令名之外……唉……只听得老者继续说：“这药原是北方宫中秘制，极为罕见，来路怕是要仔细查访”所言至此，三人心中自是雪亮：曹魏奸细所为！“可有解药？”老者摇摇头，“情之一字，无解……无解……”

送走老者，诸葛亮命费祎去严查此事，待费祎走后，便对董允说：“安排一位婢女给你，之后收为侍妾，可好？”解决问题，他向来是吓死人的直接。董允摇头。“那，莫不是你有心悦之人？”董允垂首不答。“是何人？无论是哪家女子，请休昭明言，孤为你作媒，即日成婚如何？”只要是季汉国内的女子，丞相当然打得了这个保票。董允不说，当即跪倒在诸葛亮面前，重重叩首：“求丞相戮允！”诸葛亮一惊，“这是为何？”“董允心志不忠不纯，不配丞相如此关切，求丞相戮允！”诸葛亮似是在怒气边缘：“休昭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岂敢轻易毁伤？性命更是重于千金，先帝和孤多年对你悉心栽培教养，死得如此轻如鸿毛，岂不荒唐？”董允并不多言，一心求死，诸葛亮似是第一次如此气极，脸色刷白，抽出腰间章武佩剑，却只留剑鞘，对董允厉声道：“起身跪好！”再不多言，剑鞘对着他身后一通招呼，董允逼着自己跪得端正之极，每挨一下重责都纹丝不动，室内只剩剑鞘打到皮肉的声音。十下过后，诸葛亮厉声说道：“当日董幼宰临终之时，将汝托付于孤，孤作你父执辈诚责于你，服也不服？”“允服，多谢丞相亲施诚责，允感恩不尽！”说着更是重重下拜，抬起头，眼含泪光。“孤早前跟汝言过，汝深受先帝厚恩，性命须不是自己的，要死也要为国而死，是也不是？”“是。”“那今日生死存亡之际，为何如此执拗？”“允心悦丞相……罪该万死。”诸葛亮一惊，只见董允膝行至前，再一叩首，说：“允知道，这份邪念，单是留存于心，便是罪大恶极，但自从那日鹿车之事后……那么多年了，允自知不配站在丞相面前，但实在是太想见到丞相了，便深自压抑，丞相让我学的，我加倍用功学，丞相让我做的，我拼尽全力做，丞相要我好好看着陛下，我便替您用自己的命护着陛下……本想着，就这样，一生就能过去了，最后把这条命殉了季汉，也是求仁得仁，未承想……求丞相给允一个痛快吧！”说着，拿起了地上的章武剑，双手捧起，奉与诸葛亮：“能死在丞下佩剑之下，允当万分感激！”见诸葛亮迟迟不动，便苦笑一声，说：“对啊，如此龌龊之人，怎配丞相佩剑赐死？”话音未落，手中的剑却被诸葛亮抽回。只听耳边音量很轻，却十足十威压的话语：“董休昭，今晚来侍寝，这是孤的命令！”



第一个知晓此事的人，毫无疑问是费祎，除了他，也再没有人能够知晓。董允有伤在身，自是不能出门，午后的斜阳穿进相府室内，照得人慵懒又有些发懵。“你真的，决定了？”“丞相这是为了救允性命，自当感激不尽！”“你可想好了，今日之后，丞相还是季汉的丞相，不可能因为你而改变分毫，但你，便不再能是自己的休昭了，只能是丞相的休昭，终你一生，身、心、魂、命，便都只能是丞相的，永无解脱之日，至死再无逃离之机。”“纵使死了，魂魄也iv追随丞相。与军师将军初见那日，便早已深陷，不是么？”费祎轻轻叹了口气，“不知是该叹惋于你，还是该欣羡于你。”董允深深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烦文伟替我宫里跑一趟，好么？有些东西，宫里的最全、最好……”费祎一摆手，止住了他接下来的话语，想亦是不忍心再听下去了。“好。我知道了。向来休昭下定决心做的事，从不半途而废，都是要一丝不苟、拼尽全力的。”哪怕是去全身心地侍奉另一个男人……么……

是夜，晓风孤月，残照当楼，月光穿过树影，隐隐地照进内室，室内只有榻边一灯如豆。丞相沐浴已毕，进入内室，便见一人只穿着冰纨单衣，安静地跪坐在榻前，背影颇长挺拔，虽说朦胧看不真切，也知是董允。“新裂齐纨素，洁白如霜雪”，此人当真是洁如霜雪，也皓如霜雪，只是今夜一过，他还能如此清孤傲然么？董允听见脚步声，却不回头，待眼前见到丝质寝衣的下摆，深深拜了下去。“丞相，董允奉命，前来侍寝。”，声音听起来恭谨又镇定，似是奉命传钧旨，或者奉命查访回话并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有紧握的手掌出卖了他。丞相坐在榻上，伸手一撩，轻轻抬起了一张端庄之极的脸，眼神坚定又清澈，仿佛为了今夜便要拼尽一生一般。这等情状，何曾有半分旖旎，和大殿问对，驾前请命又有什么区别？诸葛亮内心不禁哑然失笑。“休昭，起来，终是……为难你了……”董允摇摇头，仍不起身，手却大胆地伸向系在丞相寝衣腰间的活结，一拉就开。“求丞相准许董允侍奉。”昏黄微弱的灯光映出他泛起潮红的脸，面色是禁不住的羞囧，动作却是吓死人的果断直接。只见他撩开寝衣下摆，半分不犹豫，竟是直接把丞相的分身捧在手里，，细心地舔舐着，从底部开始，沿着青筋慢慢向上，握在底下的手也不停，之后极有章法地整个含入口中，尽力埋到喉咙深处，也小心地不让牙齿碰到。丞相不禁一惊，上午命他侍寝，距今不过半日功夫，这个昨夜还在试图用书刀拼死一证自己清白的侍郎，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？当下伸手止住他的动作，把他的嘴解放出来，董允初时大着胆子，故作镇定，现今眼眸中却带着一丝惊惶之色，“是允，做得不好吗？请丞相恕罪。”诸葛亮一把把他拉起来，同坐在榻上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不容欺瞒地问道：“休昭是从哪儿现学来的？孤怎么不知道？”呵，“现学”两个字，彻底打到了董允的心上，让他本就砰砰跳的心，更是咯噔一下，到底是瞒不了丞相的。“允罪该万死……托费祎去宫里偷拿了几卷画卷。”这就对了，日日在宫中行走，自是知道，哪里找得到这些东西。“休昭，和心悅之人行事，并不是



这样的。”丞相笑着说，表情带着一丝玩味。说着，手轻柔地托着他的后脑，拉近——董允只觉丞相的唇带着一丝冰凉，印上了他的。当下只能闭起眼，手紧紧地抓住丞相的衣袖，丞相的吻竟是直叩牙关，长驱直入，不带一丝徘徊的，等到终于被放开，董允只觉得气都透不过来，整个人不禁瘫软了半边，连眉头都没敢放松，锁得死紧。“休昭，睁开眼睛。”命令不容置疑，董允强迫自己睁开了眼，对上丞相深不见底的眸子，“休昭可曾学会了么？”丞相问话，怎能不答。董允似是多年来养成的本能一般答道：“多谢丞相教诲，允记下了。”却听到丞相的一丝轻笑，床第之间如此对答，实是有一丝诡异。像是要把他欺负个够一般，丞相用大拇指轻抚过董允的嘴唇，“休昭只学了用这里来侍寝么？”要命！卧榻上的丞相竟是比较朝堂上的丞相还要可畏，素日端严持重的董侍郎，脸已涨成了猪肝色，目光中却又带着鼓不服气的劲头，好似说他哪里做得不够优异都是对他的侮辱一般，“允失礼了。”向来守礼的侍郎终是不忘躬身谢罪，竟是一把把丞相轻轻推到了榻上，丞相枕着手臂，凤眼斜睨，嘴角带着一丝从未见过的狭促的浅笑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等着他接下来的动作，这般神色，直把董允看痴了。回念一想，不对，榻上侍寝，岂有这样的？于是收回思绪，伏在丞相腿间，重又侍弄起那分身来，他初时忐忑，但到底聪明，一来二去，便掌握了要领，只觉口中之物愈发火热粗大，青筋不断跳动，胆子便又大了几分，竟是扶着分身，要直直地坐下去，怎奈到底是初得此事，愈发不得门道，几次不成，都快要囧迫得哭出来了。还好这时丞相一伸手，终是把他压在身下。董允用手遮住眼，再也没面目对上丞相的眼睛。丞相最喜遮掩，当即把他的手掰到两边，耳旁是毫不容拒绝的命令，“手放两旁，不许动，眼睛睁开！”董允除了照做，又能如何？只见丞相用修长的手指轻轻一挑，纨素单衣的结应手而解，“侍郎切记，侍寝勿忘自行除衣。还是……侍郎喜欢孤来帮你脱？”素来不敢失礼于尊长的董侍郎，终是一个字都答不上来了。被挑开的单衣下竟是不着寸缕，“想来，休昭侍寝之意甚诚啊。”又是沉默，只有压抑的呼吸声。丞相那一笔定人生死荣辱的手指在光裸的身躯上轻轻划过，到大腿处，换成了轻轻的抚摸，相府中伤药绝佳，伤口已收，只留了一道疤痕。董允只觉得丞相的手指在疤痕上轻轻抚过，人不禁颤抖。“今日后，休昭的一人一身，都是孤的，孤未允准，不得毁伤分毫，听到了吗？”说话之时，一根手指似是惩罚他试图自戕般直插入身后，董允不禁惊呼一声，带着颤声答道：“遵丞相教……”丞相只觉触感温润湿滑，不似想象中凝滞，看来，身下之人并不单单只是修习了秘藏画卷而已，竟是照着前朝宦童侍寝之例，自己清洗扩张润滑，做足了全套的准备。“文伟真是为了好友赴汤蹈火，看来不止给你偷拿了宫中画卷，连玉势脂膏都连带顺走了，孤明日定要治他的罪。”诛心之语浮在耳畔，身下是丞相的手指对着一点毫不留情地捉弄，董允身中极烈的媚药，身体本就敏感之极，这下更是骨肉几欲消解一般。“允怕自己……不堪使用……故不得已出此下策，

求丞相……治允一人之罪。”却觉着自己被翻过身来，跪趴在榻上，身后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疼痛炸烈开来，“堪不堪使用，如何用，自有孤来决定，孤最恨妄自菲薄，凡是孤看中的人，自是有办法变得可堪大用，休昭可记住了？”说毕又是一记，比方才更重一些，董允只能把头埋进手臂里。“求丞相……让允面对着丞相……侍寝吧……”这次，丞相“从善如流”，把他的双腿折向两边，命令道：“睁开眼，好好看着……”董允只觉丞相的目光逐渐炽热，越靠越近，身下撕裂般的疼痛竟让他觉得得偿所愿，快美难言。手紧紧抓着床单，放松自己承受着越来越重的侵犯，原来，床第上的丞相，是如此的不容置疑，除了迎合，没有第二条路。高潮之时，董允昏了过去，顾不及身后的粘腻和疼痛，只能任丞相摆布。临近日出时分，他却醒了，一身干净舒爽，想是被清理过了，但内里却感到好似蚂蚁在爬，想是那“七哀”的药性极是强烈，一波余韵又来袭了，也不敢惊扰丞相，只能自己抓着床单死忍。没想到丞相觉浅，已是醒了，关切地看着他，“怎么了？”“丞相，允……难受……请丞相莫要管允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“啪”的一下，身后被拍了极轻的一记，语气却严：“这不是休昭决定的。记住了？”严厉之后，却是极温存地帮他纾解欲望，董允只觉欲仙欲死，再也无法承受更多。

第二天，董允照例进宫当值，见到刘禅，恭谨守礼，规行距步如初，好似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刘禅深知自己这次祸闯得大了，在董允处置他身边侍人时，一声都不敢吭，从此对董允的所有谏言照单全收。宫中府中运行如常，只有董允自己知道，变化是有的，变化仅在他一人身上。